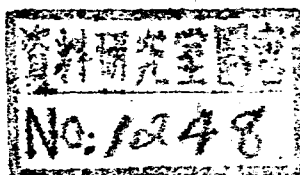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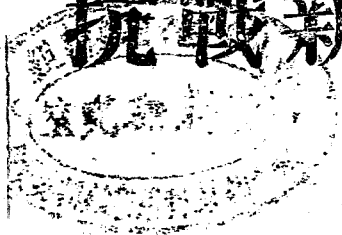


892
1248

進修小叢書第二種

教科用書編委會
此書批送
參考

抗戰新詩選輯



教育部戰區中小學教師
第七服務團編審室編印

心
二九三六



3 1764 3029 0

MG
I226
360

序

如果說文學作家是人民靈魂的技師，那末我們便可以說詩人是人民心弦的彈奏手了。

我國自進入了抗戰的大時代中，詩人的心臟已經與全民族的心臟鼓着同一節奏的脈搏，詩人的神經已經與全民族的神經振起同一色調的波動。這個時代的詩人，實際上，是以爭生存的全民族的喇叭手的姿態而出現着的。

這個時代的詩，已經不僅是發抒個人感情意志的東西，而且還是代表着全民族的呼聲和語音的。我們聽到這種呼聲，感情便越發振奮；讀出這種語音，意志便越發堅決了。

三年以來的抗戰新詩，散見於報章雜誌中的，多得不能勝計數，而新詩的選集却少得如同晨星；這不能不算是一件憾事。本園同仁房先生編輯了這些新詩，正可以對於這種憾事稍稍的補救一點。

我把這些新詩校閱了一遍，覺得我們現在的新詩，不但在內容方面是廣泛而豐富的，並且在技巧方面也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在這些新詩的裏面，

我們聽見了戰鬥的吶喊，

聽見了悲痛的訴願，

聽見了仇恨的咒詛，

聽見了虔誠的禮讚，

聽見了歡欣的高歌，

聽見了勝利的宣言。

同時在這些新詩的裏面，

我們又看見了英勇的戰鬥情況，

看見了辛勤的生產昂狀，

看見了敵人的殘暴面目，

看見了戰區的劫後慘象，

看見了征夫勞人的生活姿影，

看見了中華民族的復興曙光。

在這些新詩的裏面，有的抒情深刻婉轉，有的敘事嚴肅動人，有的寫景輝耀入畫，有的遣詞用韻自然而鏗鏘。像血的素描，戰，征衣曲，柳蔭下，走馬塘的歌人，都是很好的例子。

在現時我們不能要求像荷馬的史詩那樣的偉大作品，因為那在現時還是一種奢望。批評家和議論家也常指摘我們抗戰新詩如何如何的不行，但他們忘記了新詩的歷史是很短，並且忽視了新詩呈現出來的新生命是很茁壯，他們求全責備也許是出於善意，但他們也應該給富有前途的新詩以一種熱誠的鼓勵。

今當這本「抗戰新詩選輯」付印之時，略綴數語以為序

尹彤堉，於天水。

目 錄

序.....尹彤暉

頁 數

血的素描.....	江 村 (1)
戰.....	老 舍 (3)
打.....	老 舍 (6)
征衣曲.....	徐 芳 (7)
播種者.....	芮中占 (8)
煤礦工.....	周劍琴 (9)
你修築飛機場的工人.....	卞之琳 (10)
武鏡的笑聲.....	关 風 (11)
均縣，你這水光裡的山城.....	臧克家 (16)
柳蔭下.....	臧克家 (19)
鉄人.....	逢 子 (21)
豈有這樣的我不愛他.....	施 誼 (21)
游擊隊之女.....	郭沫若 (22)
山崗上.....	高 蘭 (23)
向勤勞的石匠們致敬.....	高 蘭 (25)
將軍.....	孫藝秋 (29)
走崗塘的歌人.....	覃子豪 (33)
柝葉紫.....	碧 野 (42)
西北的黎明.....	王亞平 (44)

春之歌	林 梢 (47)
驢子	艾 青 (49)
風陵渡	艾 青 (50)
他老先生是一位忙人	任 鈞 (51)
小書記和洋車夫	任 鈞 (53)
讓抗戰勝利後再講	任 鈞 (54)
不再逃亡	程 鐸 (45)
人生的眷戀	程 鐸 (57)
歌郎壁	丘 壘 (57)
無題	王 毅 (60)
當我死時	青 苗 (61)
雪天	彭燕郊 (62)
燈的戀	魯 丁 (65)
喜悅	蘇 鳳 (67)
步上土耳其民族復興的後塵	彭 澎 (67)
爲張自忠將軍而歌	貽 徵 (69)
挑夫羣	蘭風蓀 (70)
祭	沙 蕾 (73)
眇一目的傷兵	沙 蕾 (74)
三弦	任 涓 (75)
四六九	張天授 (78)
苦念	文 華 (76)
頭巾	厂 民 (77)
揮起正義的利劍	厂 民 (79)

蒙古利亞人的歌.....	劉燕午 (81)
短歌行.....	唐 那 (82)
北征篇.....	唐 那 (83)
老英雄.....	蘇 明 (83)
竹梁紙業.....	掙 扎 (84)
歌頌華僑機工.....	黃源進 (90)
失眠之夜.....	程景頤 (92)
矛盾.....	孺 心 (98)
更生.....	陳漢維 (94)
勝利的旌旗在望.....	唐雲波 (95)
編後	

血的素描

江村

——片片劫後江南的影像

(一)

溪邊已找不到搗衣婦的蹤跡，
 青蛙還爲誰一聲聲叫破了岑寂？
 藕邊已找不到搗衣婦的蹤跡，
 飛螢還爲誰在溪水上撒下星星？

(二)

還是夏夜，
 月光已經冷了，
 荒蕪的園場上，
 祇有蝙蝠的翅膀來拍幾聲熱鬧。

(三)

火熱的太陽，火熱的憤怒，火熱的血……
 夏日的暴風雨終於刮過了大野；
 于是鮮紅的榴花撒滿了田塍！
 ——一片片敵人般紅的血痕！

(四)

鐵蹄下，愛情已經枯死了，
 小牧人，你美麗的白羊呢？
 秋夜的霧邊，
 你還否凝望牛郎織女在銀河畔打盹？

(南)

(五)

北斗啊！
你像個熨斗靜靜的掛在北天；
可是你已經生鏽了，
秋收的季節，也不能給人們一絲溫暖；

(六)

秋的子夜，烏雲遮不住皎潔的月。
溪上巡行着陣陣蕭瑟的夜颼，
蘆葦搖幌的白髮訴說着神秘——
蘆叢裡蠕動着一條黑黝黝的行列！

(七)

殘照鍍上了死葉。
死葉沙沙的低吟——
一頭瘦驢寂寂地西行。
忽然一聲淒厲的哀鳴，
牠停下枯瘠的蹄——
死葉上一個村女半裸的屍身。

(八)

黯黃的冬陽落進天邊的枝桠，
荒蕪的園場只剩下西風沈吟，
頹圯的烟突上立一隻寒鴉，

靜靜的欣賞土牆上的黑雲；
 近年的經驗告訴牠，
 黑嘴裡再不冒火星！

(九)

冬的手却去了江南的綠色，
 美麗的村舍往來野蠻的客；
 可是，在遼遠荒僻的叢林，
 正出沒着它們永遠的主人！

(十)

春風給柳絲點上了嫩黃，
 堤岸上一羣流浪的孩子在熙攘，
 他們失去家園，沒有了爹娘；
 他們是未綠的葉子，
 要在春風裏自己成長！

(十一)

砲火洗淨了古城的繁華，
 剩下殘壁，頽垣，焦黑的樑架……
 就這，它也不算是座死城，
 看！焦土上長出了春之芽！

戰

老 舍

東亞文化之母，
 這五千年和緩的古邦，

沒有鐵血的崇拜，
沒有過侵略的瘋狂，
就是從佛土尋得一點迷信，
也不過要孳生普渡，愛及牛羊。
可是今天我們血流成海，
整個的民族拿起刀槍：
離棄了祖墳所在的田園村舍，
任秋風秋雨打壞了豆豔瓜秧，
訣別紅衫藍褲的小兒女，
驅上轅馬耕牛走上戰場，
黃風自荒沙大漠吹起，
血腥從北國蕩到珠江，
靜美的農村，繁華的都市，
斑斑的血跡，連天的火光；
工農商軍齊在吶喊，
砲火與殺聲撼動着禮樂之邦。
爲何吶喊？
誰的主張？
五千年的博衣大帶，
怎麼一旦改換武裝？
啊，全民族的吶喊！
全民族的主張！
有口的不能沈默！

有心的誰肯投降！
不從血泊裏將和平建起，
和平的古國今朝就滅亡！
走，我們迎上前去，
力壯的拖砲，力小的担簍！
再見親愛的妻女，
再見，年邁的爹娘！
也許迎敵在黃河的渡口，
也許殉難在沒有想到過的地方；
今朝我們無淚可洒，
捨身為國，先捨了故鄉！
聽，機關在黑夜狂笑，
看，東海的倭寇在燒掠村莊！
迎上去，我們為這個而戰，
為不作奴隸，為國家的興亡！
在平日，我們汗滴禾下土；
今天啊，用血洗去被辱的故鄉！
千百代的祖先埋在這裏，
誰能不死，走，拚死去保住祖邦！
砲聲壓不下我們的歌唱，
草笠上的露珠閃着金光；
青天作幕，守住我們每一寸國土，
為國雪恥，管什麼冷暖風霜；

我們高歌，歌聲悲壯，
 爲自由，爲自由，齊赴沙場；
 歷史的光榮，當仁不讓，
 要作今天的岳武穆，文天祥！
 對着忠難，我們挺胸挺起，
 在禮教中長起，爲正義而剛強；
 並非好武，
 不是瘋狂，
 對不許我們活着的，
 我們毫不遲疑的拿起刀槍！

打

老舍

…游擊隊歌…

看看我的槍，
 摸摸我的刀，
 還有甚麼，除了這命一條？
 田已闢不上，
 房已被火燒，
 日本兵來到，
 狗貓也難逃；
 除了槍與刀，
 只剩命一條；
 我願把田種，
 我願把關澆

領着自己的兒女，
 吃着自己的麵條，
 不怕吃苦，
 不怕操勞，
 只想個太平日子，
 到新年蒸起豆包。
 哈，田已種不上，
 房屋被火燒，
 再不拿槍，
 再不拿刀，
 難道等日本強盜，
 白白要去這命一條？
 殺吧，有仇不報，
 白長這麼五尺高！
 不許我活着的，
 逃不了我的槍刀！
 只剩了這條命，
 且拚上這命一條！

征衣曲

徐 芳

——爲抗日將士縫戰衣時作

我展開那灰色的厚布，
 爲我們的戰者製作軍服。
 我一件又一件的裁剪，

我仔細的縫上棉線。

× × ×

這件將把誰的壯軀包裹？

可能使他暖和？

這件將披在誰的肩上？

是否正合他的身量？

× × ×

也許他穿着得勝而歸，

給我們帶回無限安慰。

也許他穿着死在原野，

在衣上染滿榮譽的血液。

× × ×

他穿着這戎衣榮歸，還是殉職？

我不敢，也不忍去推臆。

縫衣的人將感到光榮，

假若穿衣的人是剛強，奮勇。

播種者

苗中占

寂寞

肉紅色的原野

舉起比自己高的鋤頭，

鑿得深深地。

孩子十二三歲，

母親站在上首，
一粒粒播下種籽
呵，背上還兜着一個小弟弟
.....

當一粒粒種籽
結出，再結出
千千萬萬顆更多更大的，
當哥哥能拿爸爸底鎗支，
弟弟能舉起現在的鋤頭，
將會聽見爸，孺
講他們在前線作戰，後方生產
勝利底故事。
於是這土地不再寂寞
而更為壯烈地紅笑了，
因為這世界已進入第二個世紀。

——四〇年四月十六書成 鐵道邊上見

煤 礦 工

周劍華

黑地獄的鐵鉞下，
起伏着奴隸們的哀歌，
無聲的火豈，
長年在跳動着，
灰白的鬼臉，
聽聽村鷄鳴時，

×

×

×

咱們幽靈般回到宿處。
 血和汗凝成了晶瑩的煤塊，
 辛勤地挖掘，
 建築起強固的國防！
 任山獄的鐵鍊，
 牢壓在我們的背脊上，
 可我們的生命總要跳彈。
 吐口唾沫，
 捏緊弟兄們手裏的鐵，
 來！大夥兒，一鼓勁鑿下去罷！
 還要寬點點，
 給侵略者造座永靜的陵原！
 更深地掘下去呀！
 這隧道的盡頭，
 湧湧着解放的鐵流，
 有咱們璀璨的明天。

你修築飛機場的工人 卞之琳

母親給孩子鋪床總要鋪得平，
 哪一個不愛護自己的小鴿兒，小鷹？
 我們的飛機也需要平滑的場子，
 讓它們息下來舒服，飛出去得勁。

× × ×
 空中來搗亂的給他從空中打回去。

當心頭頂上降下來的毒霧與毒雨。
 保衛營，我們也要設空中保衛營，
 單保住山河不夠的，還要保天宇。

× × ×

我們的前方有後方，後方有前方，
 強盜把我們土地割成了東一方西一方。
 我們正要一塊一塊拚起來，
 先用飛機穿梭子結成一個聯絡網。

× × ×

我們有兒女在華北，有兄妹在四川，
 有親戚在江浙，有朋友在西班牙，在蘇聯……
 空中的路程是短的，稍幾個字去吧：
 「你好嗎？我好，大家好。放心吧。幹！」

× × ×

所以你們辛苦了，忙得像螞蟻，
 爲了保衛的飛機，聯絡的飛機。
 凡是會抬起來向上看的眼睛，
 都感謝你們翻動的一剷土，一剷泥。

(十一月八日)

武漢的突擊

天 風

十一月十一日的黎明，
 好睡的人正在夢鄉，
 隔宿的事還未散去，

戰士的血已在心裡沸揚；
突然發出怒吼的……
是偉大崇高的衡嶽之戰！

×

×

×

這片離開武漢七百公里之原野！
是夜之殘幕下的××機場，
秋老的大地在堅苦忍耐，
英雄的中岳也咬緊牙關。
砂烟陡起處……

四神鷹之花机振翼飛翔；
它與祖國大地作悲壯離別，
火樣戰情促我戰士的征航。

×

×

×

是衡山地區三千公尺的上空了，
戰士的眼前起了一陣光芒，
這是甚麼一回事？

向蓮花攸縣之東望；
湯卜生英靈的微笑，
融和勝利的東方曙光！

×

×

×

上升復上升，
前航復前航，
翼底下奔逝的是……
蜿蜒的鐵道線和著名的湘江，

那美麗的洞庭湖湖沼地帶，
祖國溫馨的柔情，似水漾漾，
矗立湖邊的古岳陽樓上，
有憂國懷鄉的宋代歐陽。

× × ×
城陵磯前緣，
烽火迷漫混戰一場；
看哪……………

東亞門羅主義者貪婪的奪取，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拚死反抗，
『我們無抵抗的通過敵陣上空，
飛向日本強盜的後方。』

× × ×
一小時二五〇公里的航速，
向失去了靈魂的武漢進航，
滾沸沸的長江現在像一條死蛇，
綠油油的大地如今是一片蠻荒，
這過去抗戰之力的總匯！
如今！如今一切都完了，
沒有文化，社會，熱和光。

× × ×
朝霞紅麗的七時三十分，
讓隆隆的呼聲迫近武漢，
看哪……………

襄河之畔延燒着燬滅文明的野火，
軀殼尚存的乃是黃鶴樓，水塔，江漢亭，
武漢啊，武漢。

東方文明的第一次被燬滅，
似蠻族侵入了的古羅馬之帝邦；
幸有那文化的最後遺影哪，
是抗日戰死者的血跡。地久天長！

× × ×

放眼在下游二十公里的空土，
多情戰士心作遐想；
燬滅了金子隆司的大編隊羣，
勝利者的青年大隊長李桂丹！
長空一碧如洗……

那是光榮「二一八」的古戰場！

× × ×

「四二九」烙印在碧天上，
那是空戰史上最迷人的一張，
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往那裡走？
二十二歲的陳懷民，人就是炸彈！
當三宅坂慶祝櫻花的「天長節」，
誰人來問美惠子心底之創傷？

× × ×

這裏是揚羅青山的上空了，
它曾晒過「五卅一」嬌豔的午陽，

神鷹和「荒鷲」的武漢第三戰，
張效賢之花機令人永遠難忘，
聞名「皇國」的高原中尉一擊而斃，
侵略者之大羣不能全師而返！

× × ×

多情之戰士不勝其回憶至，
這是撤退後的第一次回顧武漢！
「從前敵人千方百計要來破壞你，
今日我們也來燬滅燬滅你這大廣場，
過去是我們的，所以我要愛惜你，
現在是敵人的，所以我要把你燬遍精光」。

× × ×

戰士從五千尺上空下瞰，
日本工兵部隊正在忙亂的修築機場，
是早茶的時候了，那是一頓好的早餐啊，
二百磅，四百磅，大炸彈破空下降！
硝煙的山嶺平地裏浪起來，
斷肢殘體在黑色的爆花中飄蕩。
誰說這不是第一等畫景？
訴諸戰爭時，我們對付倭奴只有這樣！

× × ×

祖國的微笑揚在青天上，
戰士的微笑揚在嘴角上，
武漢機場一片天昏地黑，

未撤退的市民聽到最痛快的聲響；
 他們抬起垂了好幾天的頭，
 四隻成隊的神鷹從頂上凱航，
 「讓我們永遠遺留在這痛快的一刻啊！
 我們幾時可以奔回祖國溫柔的懷抱間？」

均縣，你這水光裏的山城

• 臧克家 •

均縣，你這水光裏的山城，

『武當』臥在你的胸中，

漢水引導羣山東去，

像是你的一條曲肱。

縱橫的房舍

要把城垣擠倒，

用四周的青巒

做護身的圍屏，

山，像榛莽

擠窄了大地，

擠窄了依靠大地的

人民的生計。

山上有漆樹，

身上染着黑色的血，

山上有桐樹，

枝頭綴着珍珠的粒子，

地下有金苗，

地下有煤礦，

人人都說：

「這裡滿山黃金，遍地是寶藏。」

然而，這自然的寶庫，

只放光在夢裏，

山裏的人民

卻沒握着開啓的鑰匙。

他們用鐵手開山，

撒上黃土做成田園，

薄弱而土層，

禁不起幾個旱天，

幾場暴雨，

泥水也會把種籽挾下山澗。

汗血加上運命，

熬得穀粒成收，

還得日夜看守着它，

山間的禽獸張着同樣饑餓的大口。

二十世紀的天日，

照着他們同自然鬭爭，

生活的鐵鍊

勒細了他們的頸。

看到他們藏身的山屋，

令人想起古代的穴居，

看到他們下嚥的飯，

窮愁立刻把人心塞滿，
眼前的山石永遠發青，
他們的日子永遠是暗淡。
青山的石闕
再沒法拒開救亡的洪流，
（青山斬斷了進化的脈絡，
寶藏起冥頑像寶藏過時的山藥）
紅徽的敵机在山頭亂飛，
人民脫開了生活的舊殼，
向新的天日抬起了頭。
晶亮的智慧
鑿開了心的頑石，
微笑着聆悟了
時代的啓示，
爲了活命
向自然伸出大手，
爲了生存。
更要同敵人戰鬥。
手握起刀槍，
挺立在山頭，
聽他們歌唱：

「我們在武當山上！」

二十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於樊城。

柳 蔭 下。 臧克家

幾株垂柳
 鋪好了一地陰涼，
 八九匹戰馬
 拴在柳腰上。
 馳騁過疆場的铁蹄，
 閒敲着午睡的大地，
 陽光點了一身銀花，
 尾絲驅打着逗它的蠅子。

木鞍弓起腰，
 在閒散的做夢，
 有一羣
 卸却了責任的輕鬆。

（彈藥卸在前線，
 它們又回程）

槍身
 偎在樹身上，
 彷彿找到了
 一個愜意的依傍。
 五六個弟兄
 一個人一個
 額上生薄汗，
 口水像騰涎，
 酣睡在光地上。

就像傍着母親的胸膛。叮

（霹靂像雷霆；

雷霆也不能把他叫醒。）

有的解開了戎裝，

接受柳扇搖來的清風，

看白雲在天邊遊走，

聽悠揚的蟬聲。

有兩個，對坐着聊天，

每人口裏啣一支煙，

話，老半天沒有一句，

一支煙却吸它個老半天。

（話，烟樣的輕淡）

「公園裡今晚放演『台兒莊』」，

一位老鄉作了義務宣傳，

『老王，咱們也去看他一眼』，

說了這幾句話，臉色却很平淡，

（那個場面也許在心頭一閃，

他却沒把光榮標上自己的臉，）

老王向他的火伴一望，

眼光正碰上了那顆「勳章」。（注）

（像光芒四射的太陽）

注：×軍在『台兒莊』造成光榮戰績，每人

得獎章一枚，形如太陽，邊緣作光芒四

射狀，中橫『台兒莊』三個紅字。

鐵 人

蓬、子

踏死一隻螞蟥心半天不安，
捏一條蚯蚓手掌發軟，
別笑我不中用別笑我迷信，
爹爹媽媽都一樣和善。

× × ×

今天可比一隻餓狼還狠，
半黑鐘內二十個鬼子送命，
別笑我慘忍別笑我瘋，
別笑我的眼睛火一樣紅。

× × ×

瞧瞧，弟兄們一個一個的倒下，
同志們的血濺上衣角，槍柄，
粒粒細胞都漲滿了仇恨，
一尊泥菩薩也變成鐵人。

(三月九日)

豈有這樣的人我不愛他？ 施 誼

——舞台劇「雪地春花」底主題歌——

豈有這樣的人我不愛他？
豈有這樣的人我不愛他？
他是個血性男兒不要家——

但是我愛愛他。

他是個真情漢子從不玩虛假——

這纔值得人牽掛。

就說他是個窮人也罷，

有錢豈買得着情無價？

就說他是個犯人也罷，

是爲什麼他纔去背犯人枷？

他是這樣地愛的國真，愛的深，愛的大。

他愛一切可愛的人，可愛的東西，可

可愛的花；

他和祖國底運命不分家，

他和祖國的運命不分家！

他愛朝陽，愛夜月；

愛冰天雪地愛春花；

更愛黑龍江上，天邊一抹紅霞。

我愛他那一份棧：

我愛他跨着如飛的白馬，

越過高山越過水，

闖入森林，闖入青紗，

咬定仇人不放他！

我但願和他是一對，

但願他是我的夫君我愛他！

游擊隊之女

郭沫若

脫去脂粉和項枷，
 迎接撲面的風沙，
 身心都要鋼鐵化，
 戰場便是我們的家。

毀壞敵人的砲壘，
 幫助農民的莊稼，
 天大的犧牲都不怕，
 同是中華的兒女，
 赤誠的血性無差。

團結，奮鬥！
 團結，奮鬥！
 團結，奮鬥！
 團結，奮鬥！

把我們的血液
 灌溉新鮮的中華！

山 崗 上

高 蘭

——瞭望那遼遠的家鄉

是多雨的季節啊！
 憂鬱而潮溼的南方，
 陰暗的天空，

寥廓的田野，
小水流穿行着田塍，
微風搖擺着竹梢，
多麼低沉的歌聲啊！

× × ×

寂寞的山崗上，
望着那連天的綠草，
望着那遙遠的白雲，
我跌進了淒涼的夢想！

× × ×

——那更為遙遠的：

嗚咽的江水呀！
綿亙的山巒呀！
黃的沙漠，
黑的土地，
青白色的戰馬……………
該是高粱紅了！

× × ×

回去吧！
緊握着我的劍，
放開我的喉嚨；
在行列中，
走向我所熟悉的田園！
走向我曾戰鬥的原野！

× × ×
 讓未乾的血跡上，
 再洒上最後的血吧！
 讓三千萬的哀哭，
 換成四萬萬正千萬的歡笑吧！

× × ×
 雖然我也愛戀
 這憂鬱而潮溼的南方，
 但我更懷念那
 戰鬥沸騰着的家鄉，
 呼喊着的山崗。

向勤勞的石匠們致敬 高蘭

山城的士女啊！
 向勤勞的石匠們
 致敬吧！

× ×
 同是保衛祖國的行都，
 你為什麼只
 禮讚天上的空軍？
 面對地下的這鉄石的隊伍
 吝於慰問一聲？
 他們是太褻瀆
 太窮苦

不是爲祖國而勞碌嗎？

×

×

×

當你們在輝煌的燈下，
炫耀着你們的財富，
他們——襁褓的：

赤着雙足，

在潮溼而黑暗的石壁
摸索着，

喘息着，

用鋼鐵的鑿斧，

沈重而勇猛的

把頑強堅固的青石

鑿成瓦碎片！

辛勤的工作，

奪去了他們的健康，

奪去了他們的睡眠，

爲了保衛祖國的行都，

以及你們的財產！

×

×

×

當你們在什麼酒樓，

滿意着自己的胃口

微醉的走下層樓

他們——咽完了沒，菜的飯，

驅開了可怕的疲倦；

再拿起他們的武器，
鑿向了
像鐵一般堅固的
山啊！

× × v
當你們
活躍於霧裏雨裏的人們，
爲晴朗的日子而提心弔胆，
關心於你們的箱籠衣物；
他們却
爲好的天氣所激動！
不是嗎！
沒有泥濘！
沒有森冷！
斧頭愉快的飛舞，
『快幹！弟兄們！
鬼子的飛機今天也許光顧
把這裏打穿吧！
又可以多容納些人數！』

× × ×
當你們
坐在轎子上，
煩燥着山太高路也太遠；
他們却

鑿子！
一鑿子！
變成一頂偉大的鋼盔
保衛戰時後方的安全！

× × ×
當顏露的市聲，
隨着夜的深沈
而靜下去了！
你倦遊於娛樂場的笙歌，
爲乳白色的燈光引起
他鄉之寂寞，
聽吧！
那鋼鐵的指頭，
彈在青石上的
有節奏的聲響，
那夜的歌者！
艱辛的工作！
將鑿穿了夜，
鑿穿了黑暗，
迎接那黎明的太陽，
向這裏照射！

× × ×
山城的士女啊！
向勤勞的石匠們

致敬吧！

※

※

※

同是保衛祖國的行都，

你爲甚麼只

禮讚天上的空軍？

面對地下鉄石的隊伍

吝於慰問一聲？

他們是太縹緲

太窮苦

不是爲祖國而勞碌嗎？

一九四〇五一節

將 軍

孫藝秋

——記湯恩伯將軍在城固演講

往常

這樁樑的枯枝

伴着短牆

簷上的蕪苔

繡緼了水樣的流光。

雖然

春花紅遍了原野，

這古城寂寞的對着斜陽。

※

※

※

你，

來了！
 騎着你的馬，
 向着這古城
 在原野上奔忙，
 鞭絲在柳絲裏輕舞，
 『滴打』的蹄聲是一支
 音符。
 人知道
 江水是在爲誰歌唱？

× × ×

你，
 有副紫色的臉膛；
 神奇的腫子
 放着光芒；
 嘴上的微笑，
 像春天的微風一樣。

你，
 來了！
 騎在你的馬上。

× × ×

在這狹小的山城，
 你的名字
 像茵茵的野草，
 叢叢的花，

在春風裡，
匆忙的
在人們的嘴上生長。
東戰場，
西戰場，
南戰場，
北戰場，
湘北大捷，
與光榮的台兒莊。
三年的鬥爭，
在祖國的原野
沐浴着風霜，
但今天，
你從遙遠的地方
朝着這邊來了，
騎在你的馬上。

×

×

×

椿樹的枯枝茁出嫩芽，
簷上的野草蓓出奇花，
熱望把人們的腳踵提高，
幾千個等待的頭在
擠，
碰，
興奮的晃搖……

誰都清楚的看見了那張
臉，

且將永遠記住
生活在烽烟裏，
使百萬「皇軍」走頭無
路，

就是你，
使人們堅信着明天，
使人民在悲憤裡鼓舞。

× × ×
「第二期抗戰，
我們的目的是：

× ×
× ×
× ×
白色的唾沫在唇間飛揚。
深刻的腫子，
吸引住這幾千人的眼光
「三年的戰鬥
獲取了勝利的希望，
我們兵員寬廣，
士氣激昂………」

× × ×
像一陣春風吹過小草，

像漢江的桃花泛濫着波

濤，

走了，

騎着你的馬，

在寒冷的清晨，

在荒涼的古道，

你翻過那條山走了。

但人們

仍期望着你勝利歸來，

從那遙遠的荒郊！

——三月在城固

走馬塘的歌人

辜子豪

假如我們不能不死——

哦！

讓我們死得高傲！

——黑人 (Olahdemekay)

(一)

他是這樣奮激地唱

他是這樣奮激地唱

他是被寇兵綁在一個樹上

他是被寇兵綁在一個樹上

他知道他將要死了
他知道他將要死了

他羨慕着自由的鳥兒歸了巢

(二)

這是一個無光的夜晚

他背負着傷痛和淒慘的疲倦

然而，爲了祖國

他要勝利地度過這最後一夜

血已經從嘴角裏流出了

腦瓜角也負了重傷

寇兵爲懲罰他嚴厲的唾罵，和頑強的抵抗

在凜冽的北風中

袒露出他寬闊的胸脯

和多筋肉的臂膀

然而，他毫無畏懼的顏色

怨恨的聲音

他對這苦難的接受

是有受難的聖者一般的事靜

(三)

他勝利地望着黑暗的天幕

鼓動着循環劇烈的脈膊

冷而輝煌的眼，射放出熱烈而剛復的怒火

呵！死不能禁錮他說話的嘴唇
 寒冷不能威脅勝利的歌聲
 他要用歌唱來伴送勝利的死
 他要用歌唱讚美他的祖國
 祝福他勇敢的同志

他在歌唱中團在暴風雨中站起來了
 他在歌唱大陸的兒子流著血液
 歌裏有無限生命底活力
 像無數猛烈的彈丸・描準着寇兵射擊

歌聲戳破黑暗
 在黑暗與黑暗土地與土地連接之關
 彈丸命中了
 正投擲在侵略者底心坎

(四)

在禿光的河岸上
 一個守衛着歌人的敵兵
 帶着離開故國的惆悵
 對異國生疎的歌
 孤寂地作緘默的靜聽

風吹過沉在空氣中白楊的葉子
 還是歌聲底動

在冷的空氣中

歌聲從這個墓地到那個墓地

從這個敵營到那個敵營

在一個個敵兵夢底深處也應着無力的音

歌人歌着無止境的夜空

夜空裏低垂着綠色的星光

歌人嘆息着

他對這無止境的黑暗決作無休止的歌唱

像獵角般底聲音

在林間・曠野・墓地・敵營

來而復去的發響

(五)

他的聲音已經嘶啞了

他的肚皮早已饑餓了

他仍無倦的唱着

盲人般的忍耐着嘶啞的痛苦和饑餓

而他神彩弈弈的眼光

發怒的望着敵兵取暖的燃着落葉的熊籠的野火

風來自河濱

在歌着者的臉上・輕輕地接着一個親切的吻

這是慈母吻着死前^{死前}的兒子呀・

那大陸溫暖地帶的風

能夠舒暢他奮激的心胸
潤澤他的喉嚨

(六)

夜已倦了
歌者仍繼續的唱
像將死的夜鷹一樣
爲祖國・將嘔出最後一瀝的鮮血

夜是昏黑
敵兵是沈默
祇有歌聲伴著樹葉一起
一落的
投射在河濱・林間
和敵兵的心扉
歌人不是替敵兵作最後的訣別呀
而守衛的敵兵
爲什麼會掉下無言的眼淚？

林間的野火在熊熊的燃着
河水在湯湯的流着
困憊的敵兵却回到夢的故園裏
吻着久別的妻子和兒女
而守衛的敵兵
却在異國冬日的河岸上

凝視着瀕死的火焰
不盡的沉思

(七)

歌人是用歌唱來度過
漫長的黑暗的夜晚
這是最後的晚呀
死前奮激的熱情
忘記了整夜的疲倦

黎明來了
敵兵也全醒了

但他仍綁在一個樹上
仍綁在一個樹上
仍這樣奮激地唱
仍這樣奮激地唱

血液却比昨夜流得凶猛
頭上和足下的血流
滴在白霜蓋着的死草上
早已成了污黑的凝凍

他知道他將要死了
他知道他將要死了

他羨慕着出林的鳥兒，
飛得和天一般高

(八)

這是一個明朗的清晨呀
太陽照亮了河濱
河水在湯湯的流着
晨風在掃蕩野火的灰燼
而歌人却神彩弈弈
爲了繼續歌底投射
在鼓動着最後的火樣的熱情

歌像太陽的光線
拂着敵兵的顏面
歌像太陽的光線
射入他們迷惘的心間

敵兵像是聽着號角
從營裏，羣集地
來觀着這個豪邁的奇異的歌人
他們像濃霧般地圍繞着歌者的前面
有的露出悲哀的神色
有的露出嘲弄而戲謔的笑臉

指揮刀和皮靴在嚮着

一個敵兵的聯隊長來了
睜着深黑的眼睛
像猴子般的
凶猛地扭動着嘴唇
那年青的守衛的敵兵
敏感地接受了施刑的命令

(九)

於是惶惑的守衛者
遲疑地舉起三八式的槍
用黑色的槍口
對準歌者的胸膛

青年歌人望着那最後一瞬的
祖國的遠方
敵兵格格地笑了
而銃身遲遲地還未發響

青年的歌人
在寧靜地等待
等待他的魂魄
飛向祖國自由的天外

環列着的敵兵
衆目炯炯
心靈的磨礱裏在心願催促著

叫守衛者趕快執刑

呵！那位執行者

臉色在發青呀

額上發出細微的冷汗

爲什麼那戰慄的槍

射不出殺人的彈丸

啊！執刑者的眼前黑了

因爲他看見一個莊嚴的幻像

這幻像在唱着嘹亮的歌

這歌在他慄的心戰頭髮響

（ 十 ）

啊那個蒼惶的聯隊長

舉起黑色的鎗

重新對準歌者的胸膛。

銃聲響了

歌聲完了

敵兵看見歌者

那高傲的目光最後的一瞬

他們似哀悼一般的沉默

無名的中國士兵
 他是不動聲色地死了
 歌的餘音還留在征服者的心間
 而「游擊隊進行曲」的歌調
 使連隊長有些胆寒

悼 葉 紫

磨 野

是淚的濃烟，
 遮斷了千次傷情的眼。
 在幽暗的燈前，
 我默默地
 默默地舐嘗着遠者的
 哀言：
 「死骨未曾入土，
 妻兒已陷飢寒！」

×

×

×

你，
 爲了世間的窮苦而出生，
 又爲自己的窮苦而長眠。
 （窮苦，
 是一條路
 無限遙遠，
 它需要用億萬雙
 血腳去走完！）

從今，
你戰鬥的音容，
用記憶深鐫在人間。

× × ×

三年前，
同樣是一個深冬的夜晚，
靜穆的長街，
流走過夜買人的叫喊
我細讀「豐收」，
在舊都的南館。
誰想到，

今天
你永臥在雲峯山，
在那長流的湘江畔。

× × ×

誰應為你來招魂？
是那被你遺下的
幼孤與少孀？

× × ×

我默默地坐在燈前，
淚的濃烟，
遮斷了我千次傷情的眼！
夜窗外，
是一面欲雪未雪的天，

荒院的野樹像電影，
古洛水在耳邊幽咽。

一九四〇年元旦于上陽
宮故址。

西北的黎明

王亞平

黎明

悄悄的

走進西北的原野。

我站在

渭河的岸邊

聽他粗暴的歌唱；

我眺望

巍峨的秦嶺，

那靛藍色的峰尖，

迎接綺麗的霞光；

晴空下

家鴿的呼哨

扇過尖長的聲響。

×

×

×

赭色的隄岸，

吹過清新的風。

布穀鳥

親切的召喚農民——

割麥插禾！
 農夫的鋤頭
 嵌上赤裸的臂膀，
 他們嗅着
 土地的氣息
 快樂地
 走上綠色的田埂。
 × × ×
 纏腳的女人 ×
 爬出了窖洞；
 花格子布衫
 蕩着太陽的金星。
 蹣跚地
 從印着牛蹄的小路
 走向綠蔭掩覆着的
 河邊上的紗廠。
 他們複習着
 新學來的歌曲——
 『打斷鎖鏈，向前衝鋒！
 誰說女人不中用？』
 × ×
 面對着金紅色的波浪，
 淘金者
 支起了搖床。

他們自由地唱着——

『黃金黃，黃金黃，

黃金出在嘉陵江：』

把紅色三角牌工合小旗

高插在砂堆上，

他們用鉄鎬

搗向無底的泥砂

要開掘地下的寶藏！

x

x

x

追求生活的商販

從古老而崎嶇的山路，

驅來黑色的驢羣，

采霞

照着臂夫的紅纓，

晨風

吹動頸下的銅鈴。

叮零……………叮零……………

像漠北的駱駝隊

要走穿西北的山林。

驢鞍上的

紅色紙條

塗抹着抗日的對聯——

上山運毛皮，

下山打日本；

早晨
 我看見這些畫圖，
 還看到
 矗立在山窪裡的烟囪
 我從
 綠色的原野
 向着日出的地方
 行進：
 黎明召喚着西北
 西北走進了黎明
 我唱一隻新穎
 而豪邁的歌，
 新的歌
 馳過古老的山村，
 喚醒山村裡的主人。

春 之 歌

林 稍

透過了黑暗的籠罩
 與慘白的冰雪之封鎖，
 從呵爾卑斯山底那邊
 你踱着悠悠的步子
 帶着嘻笑地來了
 ——在我們新生的國土之上。

於是，原野上便披着一層
明艷的色彩，
從河流到山嶽
大地的每一個角落，
你用神奇的觸手
給宇宙以輝煌的裝飾。

在嚴冬之可怕的寒冷裏
生命是禁錮得太久了，
與死亡遑烈的搏鬥着
忍受了不能忍受的悲苦。
人們是如何焦灼的期望
你的迅速的降臨呢。

越過古老的墳塋
與荒涼寂寞的漠地，
江水狂瀾而追隨，
太陽亦輻射起牠底
無可比擬的熱力，
你畢竟如約的到了。

你使生命蘇醒，
把世界從酣睡中拉起，

樹木張臂舞蹈了，
連那草地上的小羔羊
也哐哐地叫出
對於你之撫慰的欣悅。

× × ×

至於疲憊了的人羣，
承受了你的芬芳的嘆息
解脫下憂鬱的面紗
睜開睡眠的眼睛
把絕望拋擲於昨宵
狂歌着再生之曲調。

驢 子

艾 青

你披滿沙土的身體，
乾毛脫落的身體，
拖着那

無終止地奔走在原野上的
人們的可憐的財物。

你下垂的耳朵，
無力的耳朵，
聽慣了

由輪軸傳向空闊去的悲哀的嘶叫。
你灰色的眼瞳，
瞋睡的眼瞳，

映照著

北方的廣漠的土地的憂鬱。

你小小的腳跡，

疲乏的腳跡，

走着那

廣漠的土地上的

不平坦的荒涼的道路。

你倦怠，你辛苦，你孤獨，

在這永遠被風沙罩着的土地上，

驢子啊，

你是北國人民的最親切的朋友。

臨潼

風 陵 渡

艾 青

風吹着黃土層上的黃色的泥砂，

風吹着黃河的污濁的水，

風吹着無數的古舊的渡船，

風吹着無數渡船上的古舊的布帆。

黃色的泥砂

使我們看不見遠方，

黃河的永

激起險惡的浪，

古舊的渡船

載着我們的命運，

古舊的布帆

突破了風，要把我們
帶到彼岸。

風陵渡是險惡的，
黃河的浪是險惡的，
聽呵！

那野性的叫喊，
他沒有一刻不想扯碎我們的渡船，
和鯨吞我們的生命。

而那潼關啊，
潼關在黃河的彼岸，
他壯嚴地
守衛着祖國的平安！

風陵渡

他老先生是一位忙人 任 鈞

他老先生是一位忙人——
幾乎沒有一刻的空閒，
簡直忙得像軌道上走的车輪，
屋子裏的一切且不去說它，
（誰都知道三妻四妾的家庭，
做老爺的總得排難解紛。）

光是場面上的事情，
就夠把他忙得腦脹頭暈，
早上，當他還沒起床，
訪客就已經盈室盈門，
案頭的名片像嚴冬的雪花，
一會兒就厚到一寸；
好容易把客會過了，
他就得連忙坐汽車出門：
不是送往迎來，便是晉謁請示，
不是開會，便是照例演講——
『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雖然講的都是些老套，
但說話到底不能不洵神。）
有時候他還得替王主任疏通說項，
或是替李委員做媒，證婚……
一過中午，他全身的煩忙，
就集中到從口到胃的部分——
每天總有一二十處的應酬，
使他不能不「走馬看席」，
在幾點鐘內一連吃上十幾頓；
可憐他的胃病已經夠厲害了，
但有什麼辦法呢？——
不去，便得罪了請客的親友們！
到了晚間，『正事總算忙過了，

但他還是休息不成——
 不是陪太太小姐去看戲，跳舞
 便是要跟一般知交們
 到外邊去開開心，解解悶……
 （至於怎樣開心，怎樣解悶？
 那原是人家的「私事」，
 各宜自重，不應多問！）
 于是他老先生——
 就祇好忙得像軌道上走着的車輪，
 就祇好忙得腦脹頭暈！
 「唉！我怎麼會到這步田地？
 並且這究竟有什麼意思？」
 有時候，他也不免自問；
 但馬上就得了滿意的結論：
 「大家都是這樣呀！
 再說，不如此——
 又怎能顯出與衆不同的身份？」……

小書記和洋車夫 任 鈞

小書記

坐着車子，
 邊坐邊想：
 要是車子再漲價，
 我就祇好一天來回跑四趟！

x x x

洋車夫

拉着車子，

邊拉邊想

——要是車子再漲價，

我就準能一天到手五隻洋！

讓抗戰勝利後再講 任 鈞

父親的皮鞋破了，

叫鞋匠替個前後掌；

——隨便些吧，

讓抗戰勝利後再講！

x x x

母親的旗袍破了，

找一塊布片補上；

——馬虎些吧，

讓抗戰勝利後再講！

x x x

小寶寶的洋娃娃破了，

捏一個泥人兒充當；

——將就些吧，

讓抗戰勝利後再講！

不 再 逃 亡 程 鋒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朋友，別唱，別唱，

這歌聲如針刺在我的心上。

松花江，是你的故居，

太湖邊，是我的家鄉，

我倆的老家。雖隔得遙遠；

可是，你是流亡，

我也是流亡，

你說：「東北是咱們的老家，

有白雪皚皚的長白山，

有碧浪滔滔的松花江，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現在已給鬼子們，奪的奪，

搶的搶，

咱的老娘，還住在家鄉。」

朋友，我的家，

在揚子江的尾間，

江南的太湖邊上；

我愛划着三板船，

看一片烟波汪洋；

我愛攀着長青藤，

爬上銅官山的高峯，

聽隨風悠揚着樵夫的歌唱。

渴時摘自己手栽的甜瓜，
饑時在田埂上啃個嫩芋細薯，
夕陽照着牧童顛拂的鞭子，
牛背上一路歌唱歸來，
進門聞着撲面一陣飯香。
現在，田裏的稻穗已黃，
空留着，寂寞的稻場。
年輕的女郎，也穿上了他祖母的衣裳。
天明聽不到雄雞的啼叫，
湖面上不見了小船輕蕩，
荒野裏更看不到牧童和牛羊，
我不忍再吟：

「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詩句：
你知不知道心中的悲傷？

我們流亡到哪年？

逃亡到何方？

家鄉的父母，
倚着柴門期待
有如大旱望霓一樣。
我們從此，不再逃亡，
不再喊着頹喪的歌唱。

「抵抗！」「抵抗！」
這呼聲，指示了我們的方向。
臆罷，東方已升起晨曦的光亮；

到前線去罷，

到前線去，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

二八・一・六・

人生的眷戀

程一錄

生命如流星劃過藍天，

把空虛擲給流去的時間。

若說我對它有所眷戀，

便是它永遠不息的流轉。

垂老把希望的繡針磨鈍，

死神來超脫人們去永生。

吝嗇者對於『死』額外的慷慨：

讓名利的花瓣如紙錢的燒毀。

誰聽得喪鐘敲自遼遠？

蒿地，那聲音響在耳邊。

你若把生命的隱語猜透，

可否仍圖謀那非分的侵佔？

我低頭，默默地檢点——

和淚寫下斑斑的詩行。

歌 郎 璧

丘 琴

——沁河草之二

在歌郎壁，
我放下了行囊；
開始歌唱——

沁河的水呀，
澄碧又清涼。
流過了郎壁
這塊好地方。

從前的郎壁——
是個甜睡的少女；
如今呢，
却到處震響着
鋼鐵的歌唱。

呵，郎壁——
你這青年中國的乳娘！
我永不會忘記：
那晨間拂面的清冷山風，
和羣山的沉鬱青蒼。
我永不會忘記：
那沙灘上的瑰麗夕陽
和晚風吹動

河邊白楊的嘩響……

還有呵，
那林夜裡，
（流螢點染着）
壯士們熱情的高漲。
還有呵，
那年青人的粗壯臂膀，
和兵士們肩上的
雪亮的鋼鎗。
呵，郎壁——
你這青年中國的乳娘！
你這兒：
山高河水闊，
人壯馬也強。

讓敵人來吧：
「我們的手正癢癢。」
教那些
被驅趕來的
「迷途的羔羊」。
拋下屍骨，
扔掉鎗；
（還有那櫻花的戀想）

這兒是——
敵人的死亡山墳。

呵，郎壁——
你這青年中國的乳娘！
祖國翻身的日子
來到了！
被殘害的人們
全挺起了胸膛。
你看哪：
近了………
那一點勝利的光芒。

祖國！

（你這樣親切的呼喚）

祖國將穿上
自由解放的衣裳

一九三九·十·十·改作于七星崗。

無 題

王 毅

敵機一陣猖狂
劫掠得房屋，樹木，
如暴風雨急降；
碰通，碰通，
古屋翻起沉重的身子，

萬年的塵埃，
也在高空翱翔。

我從烟霧濃密處，
斷垣廢墟裏，
槍林彈子中，炸彈殼堆上，
檢出了我的生命。

我頓—頓足，
拍一拍身上泥土，
意外拾來的這條身子，
再把他交給鬥爭。

(六·一二·敵投彈後。)

當我死時 青 苗

當我死時
我願變作一隻五更鳥，
在這風雨淒迷的暗夜裏，
歌唱着祖國的黎明。

請用奴隸的血，
將我的名字
塗在祖國的胸懷上吧，
塗在重重的鎖枷上吧。

請葬我在長白山頭，
我將在這重重的風雪裡，
等待着祖國
從血腥中站起。

縱然茫茫的風雪和
森林，熊啼……包圍着我
縱然只有庚星在我的墳頭
向我哂笑……

而我，我却毫不孤寂
我的白骨雖然被
層層的黃土所掩埋
我的魂魄却游蕩在這雄偉的河山之間。

當祖國從烽火中站起時，
當自由之旗飄上長白山時，
朋友啊，請用你鏗鏘的歌喉
爲我唱一隻安眠曲吧。

雪 天

彭燕郊

我愛這
雪的日子，

祖國的大地
是這樣的純潔呀！

那山，
那枯黑的樹，
那泥濘的板橋，
那被經年的炊煙所熏黑的茅屋；
以及那孤獨地綠着的
村邊的竹林和山上的蒼松呀！
你們——面善的友伴們，
今天，
全披上了
雪的外衣。

呀，山，
呀，樹，
呀，村落，
田野……
你們，
全酷似那
奔走在傷兵醫院裏的，
年輕的
有着紅的嘴唇
與青的脖子的，
那些穿白衣的女郎。

你們，
冷酷似那
飄揚在示威遊行的隊伍前綫，
呼號人民起來戰鬥，
標寫着人民們的期望的
那白布的旗幟。

那麼純白
那麼清潔的，
耀眼的光輝；
那麼可親的
軟柔而無聲的飄落過來的體態
.....

而這裏
被異族的馬蹄所踐踏的玉地呀.....
當赴戰的我們的行列
穿過遼闊的曠野時，
年輕的戰士們，
移動着僵凍的艱難的雙足，
在雪上疾走，
企圖踏着雪上
硃砂似的同伴的血跡；

爲了索取仇敵底血，
 每個人
 吐着白霧，
 迅然地走過這雪野的凍結的道路。

我愛祖國
 這被無聲的雪所掩蓋的土地；
 從那僅有的溪澗。
 跨過冰塊的阻礙，
 我們橫渡而過。
 祖國呀，
 我愛你！
 今天的艱難的戰鬥……

三九・一・江南某村・

燈 的 戀 魯 丁

黃昏搖落蝙蝠，
 夜色在窗櫺邊上
 歇住腳；

我的心上
 抹下陰沈。

×

×

×

凝望着燈，
 家鄉的夢

又在懷念中爬……

×

×

×

飛蛾

展開了白粉的翼，

吮乾我的淚，

朝着燈光

撲，

一次，

兩次，

.....

倦了，

它們靜靜地

躺下，

那英勇的翅膀

還在撥動，

更掙扎起

向燈

撲去

終於——

倒下了！

那銀灰色的屍身上，

我看見

蓋着

『追求光明』的榮譽旗！

黃昏搖落蝙蝠，
夜色永爬上窗櫺……

X X X

喜 悅

蘇 鳳

如今這冷漠的古城，
是多麼熱烈多麼生動！
愛聽戰事的消息，
像一陣雷或者是一陣春風。

X X X

再也記不住太陽的警語了，
起來唱一首雄奇的史詩！
讓風雲變易了平常的顏色，
看槍砲開出來燦爛的花枝。

X X X

每個人有一重難言的喜悅，
今朝才吐了一口怨氣。
來參加這個偉大的抗戰吧！

步上土耳其民族復興的後塵

彭 澎

(一)

天為什麼這樣悽慘，

地爲什麼如此閑淡，
紅葉爲什麼飄落，
烏鴉爲什麼呻歎，
呵，近東的巨人——凱末爾，
永別了他的祖國而長眠。

(二)

凱末爾呵！你是近東民族的救星，
也是近東民族的醫人，
用你的赤忱治療近東的病夫，
用你鬭爭的一生開拓土耳其民族復興的航程；
你死了像近東平原裡的楓林，
在秋雨中爲你哭紅了眼睛。

(三)

人稱我們是遠東的病人，
遠東的海寇趁我們輾轉病榻的時候，
大逞他強盜的野心；
搶走了我們的財富，
屠殺了我們的兄弟姊妹們，
還把我們的河山一塊一塊的侵吞。

(四)

凱末爾呵！今天哀悼你我們是萬分的榮幸，
遠東也有遠東的大國手，
遠東也有遠東的凱末爾將軍，
遠東的平原山谷正燃燒着自由的烽火，

遠東的河流海洋正展開着血肉的鬭爭；
凱末爾呵！我們正步上土耳其民族復興
的後塵。

一九三八・一・一一於襄樊。

爲張自忠將軍而歌 貽徽

張將軍，張將軍，
在你底殉國的山陽，
鮮豔的勝利之花，
已經開在你底碧血之上，
結取偉果的時辰，
從而迅速的臨近，
每個同胞爲之興奮；
我也不知道應該歡喜，
或是痛哭，來紀念你底英烈；
我無疑又失了一位摯愛的親人，
但我同時也依稀望見，
在那崇高的雲天之外，
你正以英雄的襟懷，
瞭然東海上日章旗的搖落，
和中華民族血債的清算！
而且中國的騷人已全知道，
怎樣來慰安你底英靈，
他們雖難比擬你在青史上的大名，

但他們將邁步着你底足跡，
 肩負起抗建的偉業，
 前進，前進，永遠地前進，
 直到中國器械不亞列強的一天，
 世界將正確認識我們戰鬥的精神！
 中國的詩人也決不辜負，
 你所賜予的靈感，你底恩惠：
 最偉大的抗戰中最偉大的史詩，
 將完成於你底——死來歌詠你底一生：
 他們將不難凌駕往古的荷馬，
 因為我們有了希臘時代所沒有的偉人！
 奮鬥呵，新中國的男女勇士，
 請聽：那紀念張將軍的歌聲尚未沉靜，
 前方又已吹起了殺敵致果的號聲！

挑 夫 羣

蘭風蕪

——給去冀察晉的火伴們

穿一身風雨，
 戴一天星光，
 肩担着太陽和月亮。
 長長的行列——
 挑夫羣，
 肩上架着民族命運，
 每人一份的責任！

跨着步，
 凍死了的溪流，
 野火燒焦了的荒山，
 迎面的大風，
 佈起沙陣
 打着旋轉。
 鷄聲，
 馬蹄，
 漫長的夜，
 冰霜，送一套銀素的鎧衣！
 摸索着
 冰雪封鎖了的荊棘小道，
 要小心呀！
 堅厚的冰凌代替了渡橋。
 悄悄的，
 這是敵人的封鎖綫，
 要小心一點點聲息，
 山谷是大擴音器，
 又是大壞蛋，
 一點點聲息它給擴大了吶喊！

我們的土地，
 大野，

山崗，
 蒼鷹的呼嘯，
 大自然給我們備下了犒賞：
 寒風悄悄的
 跟着送行，
 玫瑰堆天生的溫存，
 戀戀的扯住征人的衣襟。

× × ×

去吧，
 去敵人的後方，
 我們的力量在成長，
 現在柳芽驕傲着冰雪在融化，
 可是，柳芽發得太慢
 黑暗永遠扣不住白天。

× × ×

穿一身風雨，
 戴一天星光，
 肩担太陽和月亮，
 腳步吻着新的土壤，
 一萬重山，
 一萬重水，
 腳步要把失去的土地從頭丈量。

一九三九·二·十·山西·

祭

沙 奮

——獻給抗戰陣亡將士

敬以一個
最沉默的花圈，
致祭於你們
不夜的靈前。

啊，你們正義的鬥士，
你們堂堂的男子，
當晨曦敲碎夜幕，
你們還是莊嚴地長眠！

你們撇下了一些慈祥的面影，
一些溫馨的眼睛，
爲了延續邦國的命脈，
毅然地吹熄生之明燈！

死了嗎，是真是幻？
誰可能奪去了你們的精魄！
你們的脣邊還浮動着
一句最永恆的話！

你們的容顏是那麼閃光，

你們的手如在迎迓着春陽；
 莊嚴的死豈是幻滅，
 該是永生，在逸樂的天堂；

願你們安息吧！
 你們的壯烈已枯萎了敵胆
 看國旗在無恙地飄，
 而惠風又柔，天空又藍！

眇一目的傷兵

沙 黃

我遺失了一眼
 在戰場，
 爲了我要見到
 更多的光，

我被抬到後方
 同胞們向我熱烈頌揚；
 他們以雙倍的光榮
 爲我遺失的一眼補償。

我將告訴弟兄們，
 當我再回到戰場；
 『沒有甚麼
 比殘廢更健康！』

三 弦

任 涓

這瞎子

他輕輕地彈着三絃，
在這人行道上，
在這廣大的人羣當中，
他不是碰着這個的手，
就是撞着那個的肩。
但他還能看得見一線光明，
他就只管向前，向前！

他不但能預測你個人的吉凶，
他還算得定全民族的命運！
（民族，就在這個年頭決定他的死生！）

那三絃冬冬的聲音，
不就是民族解放的戰鼓？
他雖彈得這麼輕輕，
却逼得人們的心那麼緊！
你聽！

這聲音不是在喊

『向前走

別退後，
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我們再也不許等候！』

四六九

張天授

四六九舉起手腕，
 猛烈地向天空打一拳，
 「媽媽爲着紀念死去的
 四哥，六哥和九弟，
 給我取了四六九這個名字，
 是的，
 我們死一個
 一個人
 便担負起兩個人的責任，
 死兩個，
 一個人
 便担負起三個人的責任。
 死三萬，
 一個人
 便担負起一萬人的責任。
 中國人一個不死，
 就，永遠是
 戰鬥，戰鬥，戰鬥！

(九月十三日)

苦 念

文 華

石圍的墓塋上飄舞起紙招

土屋的主人提俎豆來祭掃
山坡上躑躅的人思念祖先
乃來在阡陌間致敬的山國同胞

江南有森林掩隱下的墓園
離磚瓦礫燹堆是或近或遠
默聽雨後水溝幽咽的訴泣
無復綠的春天，獨自靜躺在河沿

頭 巾

廣 民

——奴隸詩帥之一

包紮着印染青白圖案의
花頭巾的鄉村姑娘呵，
青春在你們，是比
嬰兒之於母親更寶貴的吧！
雖然你們不懂得
把眉毛畫得彎而細長，
把口脣塗成滴血的豔冶；
但是，風霜雨露會在
你們臉上刻劃着健康的紅潤，
從草原的羊羣中學來的
歌聲，也會更清脆柔和的。
當你們飛躍在三月的郊原，
印花的頭巾飄舞風中，

陽光的眼睛，也不能不
爲着樸質的新麗而閃爍！

爲什麼，今天你們
甘心把美麗的花頭巾
染成枯炭一樣玄黑，
——而且，還教塵灰塗封；
爲什麼，今天在紅潤的雙頰，
擦上瘡態的慘黃，或是
蒼老的鍋屑灰的枯槁？
手杖扶起背脊的佝僂，
爲什麼呵，年輕的姑娘，
你們不珍惜那僅一次的青春！
（呵，那種苦心經不起挽逗，
悲怨的淚波會直洩千里。）

草原上的羊羣何處去了？
還有你們清越的歌聲；
松針與 葉已舖滿林間，
你們敏捷的「抓爬」在那裏？
——呵！有着印花頭巾的
姑娘，誰曾料到
正是你們牧羊的草原，
你們拾過落葉的林間，

會成了你們恥辱的印記，
和生命永遠的歸宿所呵！

（頭巾依然在風中飄揚，
高挑着頭巾的刺刀，
以猙獰的笑睥睨着陽光！）

揮起正義的利劍

厂 民

——給西北的回教同胞
伊斯蘭教的弟兄們，
你們總不會忘記：
當年至聖先知穆罕默德，
一手執了古蘭經，
一手揮舞着長劍；（註）
怎樣穿越荒漠，
克服過多少頑強的敵人！
今天，東方的暴敵，
闖進——我們的國土；
受殃的不僅只是：
東北的，沿海的，以及
所有已淪陷和快要淪陷的
土地上的兄弟姊妹……
連你們，僻居在，
西北高原上的兄弟，

明天，或者是後天，
保不住也會遭到同樣的蹂躪！
因此，兄弟們！
你們不等到明天，
就該毅然地遵照古蘭經
對惡魔戰鬥的默諭，
揮起正義的利劍，
穿過荒涼的高原，
穿過風沙蔭天的漠野，
向東方駛去，準對
敵人的咽喉直刺！
正爲他們不遵守
人類和平的教義；
你們絲毫不用憐惜，
縱使污血濺滿了劍頭，
隨手在襟袖上一抹，
不用遲疑，依然策馬向前，
迎戰那繼續而來的暴徒。
永遠是堅強的戰鬥，
戰鬥！要使敵人領悟，
怎樣是真正的回教精神；
那時候，敵人在
我們的面前垂頭懺悔；
你們可以用粗獷的 子，

朗誦着古蘭經的和平章。

蒙古利亞人的歌

劉燕牛

我們生長在草原，
草原就是我們的搖籃。
千百代拉！
在草原上
我們架起「格里」(註)
放牧着，
成羣的馬，牛，駱駝，羊。

我們生長在草原，
草原就是我們的家鄉。
早看牛羊跑出柵欄，
晚看夕陽給牠們鍍一片金黃。

游牧的日子，
是那麼安詳，
羊肉和油茶
作了我們的食糧。
年輕人永遠沒有憂愁，
牧羊曲老掛在嘴唇上。

然而草原上起了風暴，

從東方來了野蠻的狼，
 牛羊給宰殺了，
 牧羊曲也憂鬱了，
 那麼慘呀！
 草原上姦死了美麗的姑娘。
 從此我們離開了草原，
 從此我們拿起了槍桿，
 蒙古利亞民族
 不是牛羊呀，
 看，在大青山上，
 我們全體同胞，
 一起燃起了復仇的火花！

（註）蒙語即蒙古包

短 歌 行

唐 那

銅琶在荒原撥出萬重聲濤，
 白馬的背上壯志如長風，
 且歌出古代疆場老邁的英雄。

征騎踏碎過月明的山崖，
 曉風的城頭曾緩緩吹起悲笳，
 回首積雪的大野上白骨如花。

長劍美酒足誇盡蓋世的豪華，

黃沙堆起的墳墓明亮似金塔，
鏗鏘的短歌蒼涼永溢遍荒涯。

北 征 篇

唐 那

獵獵的征旌任野風吹打，
壯士長鞭起遠戎的怒馬，
眉目間是一片冰雪天涯。

短刀在胸前閃一星幽光，
衣袖上抖落凝住的寒霜，
戰馬嘖嘖驅奔千星塞上。

自古北方多悲歌之士約；
多少年征戰，勇者沙場死；
噫！是男兒還應馬革裹屍！

老 英 雄

蘇 明

馳騁過萬里關山的老馬在鞍中長嘶，
號令過雄騎無數的寶刀在鞘里低鳴；
長成在風霜血腥里那能在寂寞里死，
飄飄的銀髯下藏有着一顆壯年的心。

長成在風霜血腥里哪能在寂寞里死，
飄飄的銀髯下藏有着一顆壯年的心；

幾代的仇恨結得緊緊地不自今天始，
恢復河山故國不能推給下一代的人。

且拋開故園景物閑適生涯兒女溫情，
跨上戰馬依然似二十年前一般年輕，
面對着敵人熊熊的砲火風樣地馳騁，
踏碎那踏碎了我們萬里河山的鐵蹄！

苦寒的塞上晚風吹不凍衰老的血漿，
閃爍着星樣的眸子窺伺着敵人動靜，
長成在風霜血腥里哪能在寂寞里死，
飄飄的銀鬚下藏有着一顆壯年的心。

竹 梁 紙 業

掙 扎

白家竹斑竹和簞竹，
佈滿了東山和中山；
一片浩瀚的竹海呵！
靜靜地躺在竹梁的中間。

濃密蒼翠的竹林，
銜接着山腳的深澗，
挺秀的竹，清澈的水，
是詩人美麗的詩篇。
那裏出產着糧食和布疋，
還有那寶貴的資源，

它像揚子江裏汨汨的流水，
 用不盡也流不斷。
 它是千萬人羣的生活源泉
 ——離不掉的生命線。

X X

一夜的春雨，
 嫩筍刺破了土面。
 它懷抱着偉大的希望，
 掙斷了大自然的封鎖鐵鍊；
 它向玫瑰色的朝陽微笑，
 與靜雅的月兒鬥着嬋娟：
 我們要倔強的戰鬥，
 鍛鍊成鋒利刀尖，
 爲千萬人羣
 解除生活的束縛，
 不怕任何險巇和艱難。
 打碎那壓迫的枷鎖。
 我們纔心甘，心甘！

X X

五月的風，
 吹皺了綠油油的竹山：
 泛滾着一片碧波，
 比麥浪翻飛還耀眼。
 遍洒在葉面枝上，

閃爍出全色的光，
令人頭暈目眩。
碧玉似的嫩枝
嬌嬌地俯瞰着山下平原。
它向大自然誇耀，
監牢似的泥土傲岸，
——我們已從艱苦裏生長，
再不怕暴風雨的摧殘，
我將完成自己的任務，
最後勝利已在不遠！

× ×

壩下了才插了秧，
山上就要砍料。
早晨，
太陽還藏在山那邊，
雄雞吹奏着起床號，
千百的山民們，
一骨碌爬了起來，
滿面刻劃着微笑，
帶着鞭担彎刀，
鑽進了茂密的竹林裡，
像神武將士踏進戰壕：
一陣陣的砍竹聲，
像瘋狂的機關槍般號啕。

『岩上檢柴岩上梭，
梭梭到鷓鴣坡，
……………』

山民們吼起了山歌，
深澗山谷也在咆哮，
那鬼都不生蛋的地方，
驟然比趕場還熱鬧！
太陽落坡了，
雲霧輕抹着山腰，
他們離開了陰森森的山林，
挑着大捆小捆的竹料，
扔在料塘裏，
用石灰水醃泡。
荊棘，尖石和竹根！
扯碎了衣服，
刺破了手脚；
釘穿了帽。
晚上幾杯玉麥酒，
眼角裏漏出了微笑！

× ×

尖銳的北風，
吹得野草枯黃；
赤裸裸的樹幹，
顯出了大地的淒涼！

莊家漢，
正咀嚼着勞苦後的福享。
可是山民們，
還在脚亂手忙，
一萬兩萬……的佛喪，
運到關中平原，
關外的花松江上。
十萬百萬…換來的銀圓，
像雪片的飛來，
這便是血汗的代價，
一年的希望。

過年了，
合家長幼歡聚一堂，
紅燭輝煌下，
顯現着的融融的氣象。
一年的辛勤風霜，
已在腦海裡淡忘，
還播下來新春的希望。

× ×
『九一八』的侵略野火，
延燒到竹陰界上，
陌生的旗幟，
醜惡的橫插在邊疆。
粉碎了

千萬人的美滿夢想！
 野獸們，
 在大連在瀋陽，
 建立了佛表造紙廠；
 關稅的壁壘，
 好似銅壁鐵牆。
 像狂飈，像暴雨，
 掠過了平靜的竹梁，
 工廠生起了蔓草，
 樑上也結了蛛網，
 織成了一幅圖畫，
 ——零落，悽涼！
 生活的鞭笞，
 逼得山民們，
 泣別了家鄉，
 投到冷落的遠方；
 流離轉徙，
 整天在生活最前線徬徨；
 與在倭寇鐵蹄下的同胞，
 又有甚麼兩樣？

×

×

×

『七七』的聖火，
 像一顆明星，
 從黝黑的長空，

照出了偉大的前程！

看！

敵人破壞了我們的前方，
我們西南西北却漸漸繁榮。

竹梁的紙業，
更蓬勃的前進，家家的白紙廠，
像雨後春筍。

努力的生產，
助長着祖國的文明。

千百的山民們，
——造紙的工人

發展文化事業，
是他們神聖的責任；
趕走蠻橫的鬼子兵，
是歷史課與的新使命！

他們有粗壯的手，
有赤誠的心，
用血汗用熱淚，
把建國的基礎奠定！

歌頌華僑民工

黃源進

你們！
熱誠英勇的一羣！
來自香港，

亞丁，
馬來亞，
菲律賓，

由海風撫襲的椰樹下，
回到了祖國高原的山城。

× × ×

在火炬的行列里，
你們曾用異鄉的聲調，
從心胸的深處，
無忌地，洩出吼聲；
又把旗幟突然一下子舉起。……

× × ×

在獻金台的前面，
你們曾恭敬地參加典禮，
毫不吝惜地從身邊的積蓄裡，
掏出幾張花綠的鈔票

× × ×

多少的老婆子
洋車夫，
爲你們的熱誠英勇所感動。

多少人的信念，
爲你們的熱誠英勇而加深。

× × ×

到如今，

祖國原野的奇幻，
 興奮了你們的心情。
 重馬達引擎的嘶喊，
 和諧了你們的歌聲。
 穿過了叢山，
 越過了峻嶺，
 爬過了山谷，
 鑽過了樹林。
 領略了祖國的習俗，
 深悉了大地的人情。
 你們！
 帶着戰場上的需要，
 承着戰士們的欣歡。

九月五日在昆明。

失眠之夜

程景頤

蟋蟀與絡緯，
 把一種淒怨的秋情，
 啼進了流浪人的心！

似乎了解人類的喜怒哀樂的明月和星星，
 照遍了大地，
 也照遍了碧天無垠；
 也瞧見流浪人的故鄉——
 白晝見鬼，

滿地血腥！

你！明月和星星！

請回答我：

你這默默的臉色，

是故意靜觀？還是存心不忍？

是要靜觀這流浪的人？

會不會忘記這筆海樣深重「恨債」，

不想討清？

還是不忍一邊瞧着深夜不眠的流浪的人，

一邊瞧着流浪人的恐怖故鄉血景？

你這連氣都不喘的神態，

是不是含着無限悲憫而予人以同情？

是不是極度的恐懼着這流浪的人，

會從故鄉得到什麼音信？

是不是這音信，

更慘痛於蟋蟀與絡繹的秋夜的哀鳴？

會把流浪人的心，

擊成齏粉？

矛 盾

孺 心

不會抽煙，

却懷着一彈煙灰的心情呢！

像盲目的人很懂得光明，
沈默的人有著多話的靈魂，
羞澀的人不更善于鍾情嗎！？

我要到鬧市讀人們眼睛裏的寂寞，
我要到河畔問不流走的水流，
我要到渡頭喚不渡的渡船，
我要去找一顆不知道愛的心。
人

每夜，想在日記上懸住生命的腳，
生命却磨短在白頁上呢！

更 生

陳漢維

記憶中有廝殺
馬隊的馳騁如洪濤
砲火在頭頂上開出美麗的花朵
空中閃電如萬條金紅的蛇

如今斗室中有明亮的管子
窗外雲海翻瀾
田疇中散聚了安樂的人

豔陽下麥子有誘人的金色

是夢麼

斗室中飄飛着白色的羽衣
多久日子不曾見過明朗的笑顏
那副水綠的窗簾引人遐思

記憶中馬際影子淡漠了
白衣人遞來一束鮮豔的紫羅蘭
我衷心的喜悅
花絮下找着自己的名字

勝利的旌旗在望

唐雲波

長江黃河永放光；
長白太行在生長。
四萬萬中華男兒心一樣，
日本強盜一掃光！
勝利的旌旗在飄揚，
在飄揚。
山河從此新氣象，
自由，平等，解放！

我們始終鋼鐵般的堅硬，

永遠站在戰場，

爲人類解放，

奔忙！

奔忙！

×

×

×

編 後

抗戰是一把野火，點燃了山川河流，點燃了村莊城市，點燃了整塊中國的大地；抗戰是一股熱流，流進了課堂廚房，流進了工廠營帳，流進了萬千中華兒女們的心裡。抗戰給了我們熱能，給了我們力量，使每個人的精神激奮起來了！使整個的社會活躍起來了！

事實是最忠實的紀錄：三年來各種部門在抗戰的奔濤大浪的冲刷之中，莫不起了質的變化，屬於文藝部門的詩歌，自無例外。詩歌自通俗朗誦運動，以至最近民族形式之提出，這其間已有了顯著進步：詩人們也脫開了空漠無爲的氛圍，實踐起戰鬥兵的任務，與全民族的生命連繫成一起。整個中國的詩壇逞顯出了蓬勃氣象，有人喻之爲詩歌的偉大時代，殊不爲過！

個人不懂詩，却喜讀詩；每見報紙雜誌上有詩刊載，就留心把它剪貼或抄錄下來，二年來頗有所獲。近以整理團部舊存書報之便，更發見了不少這類東西。很想就已有的材料選錄出一部份來，合訂成冊，以便隨時翻閱，但爲俗務所纏，迄未如願。最近碰巧編審室有進修小叢書之編輯，承尹先生之囑，要我編一本關於新詩一類的東西，我認爲正與自己的願望契

，遂一口答應，着手把原有的材料重加整理，
交付印，前後月餘光景，此書乃得呈獻於讀合
接者之前。

關於本書編輯的經過，覺得還有幾點必須
提出的，第一是：對於詩的好壞，各個人的見
解和觀點頗不一致；本書所收錄的材料是否合
乎大家的口味？不敢自信。裏面的東西，未必
都是最好的，也須有更好作品爲本書所忽略所
遺漏，更是意中的事。

其次印刷方面也曾煞費斟酌：最初經過選
擇的作品約百首左右，後來因印費過鉅，不得
不酌予裁減，最後祇選定五十三篇。並且每個
作家，其作品最多收錄兩三首，以免有所偏重
；很長的作品，限於篇幅，尤難容納，只得割
捨，這點應向作家及讀者深表歉意！

再則本書前後排列的次序，多少有點時間
的先後，與作品的高下並無關聯，這也是編者
應該聲明的。又本書的編輯與校對，得尹·宋
兩先生的指導和幫忙不少，謹在此略致謝忱！

末了，編者願以竭誠預祝中國的詩歌，在
抗戰的過程中不斷進步，隨着民族的復興而興
起來！個人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定有偉大的
成品，在時代的洪爐中陶冶出來，爲我們抗戰
勝利放射出燦麗的光芒，炫耀着中華民族歷史
的榮光！ 二九年 總型誕辰，梅墅于天水。

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1	4	10	撤	撤
1	3	8	撤	撤
10	5	3	獄	嶽
15	1	2	鴈	鷹
24	1	2	廊	廓
4	4	6	正	五
26	12	1	繫	擊
27	7	2	晴	晴
35	6	6	國	國
36	5	3	楸	欒
39	16	3	看	看
42	5	2	連	聯
43	16	3	興	興
43	2	3	門	闕
43	20		窘	窗

44	17		鴿	鴿
45	18	7	衡	衡
49	8	7	晴	晴
50	18	5	砂	砂
51	20	7	回	四
58	3	6		囊
72	11	11	蝟	融
72	17	8	壤	壤
75	12	2	旋	族
78	2	10	燿	燭
78	14	8	渴	瀉
80	10	4	駛	馳
80	24	7	蟻	癢
82	17	6	強	強
89	12	4	掠	涼
95	6	5	際	際

p12第十行第二字「作」應在「大地」之後。

p34第三行應在空行之上。

p34 八行應在空行之下。

p44第十行第八字「戰」應在「慄」之前。

p61第十一行「敵」下脫一「机」字。

p92第十三行「欣歡」應作「歡欣」。

進修小叢書第二種

抗戰新詩選輯

出版者 教育部戰區中小學
教師第七服務團

編輯人 房 崇 嶺

印刷者 天水香山寺第
一印刷生產合作社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